

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

——巴金

永远的巴金

陆正伟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巴金/陆正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
(巴金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020-3

I. 永… II. 陆… III. 巴金(1904 ~ 2005)-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763 号

永远的巴金

陆正伟 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35.25 字数 491 千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020-3/K · 493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巴金研究丛书

策划：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顾问：李小林

主编：陈思和 周立民

编委：孙 晶 李 辉 李存光 李国焘
陈子善 陈思和 周立民 臧建民

目 录

辑一	1
巴金的最后时日	3
辑二	33
永恒的爱——巴金与萧珊	35
梦之魂——巴金与冰心	50
最后的相会——巴金与夏衍	70
真情——巴金与曹禺	77
生命之舟的航程——巴金与萧乾	87
当世纪的钟声响起时——巴金与黄源	103
友情谱就的诗篇——巴金与辛笛	116
希望之火——巴金与潘际垞	125
梦之歌——巴金与刘白羽	142
当桂子飘香时——巴金与张光年	156
初承警欵在吴中——巴金与罗洪	166
老而弥坚的情谊——巴金与贺绿汀	175
生命之花——巴金与罗荪	180
有朋自远方来——巴金与文化友人	187
翰墨传情——巴金与柯灵	196
新世纪的曙光——巴金与王仰晨	200

把心交给读者——巴金与公安干警二三事	218
同是育花的园丁——巴金与老花匠	228
南国的红豆——巴金与读者张弘	234
“川扬帮,合我味”——巴金与厨师包国京	248
鸟的天堂——巴金与老护工	253
世纪巴金与四季《收获》	257
巴金身边的保健医生	274
真水无香——巴金与“王芳”	283
《英雄儿女》幕后的故事	295
理想是怎样实现的——巴金与“十只迷途的羔羊”	308
“交出自己的心”——巴金与读者	318
辑三	325
无声的祝福	327
“我永远是中国人的!”——巴金与“世纪宝鼎”	339
走近巴金老人	344
我亲历的巴金二三事	348
廿年呼唤梦成真——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361
“散布知识,散布生命”——巴金与上海图书馆	377
寻访巴金在上海的“家”	390
巴金的祖籍在嘉兴	411
群贤“相聚”的地方——瞻仰“慧园”记	423
画面相聚	435
一枚珍贵的纪念封	441
见证友情的藏书票	446
巴金百岁寿心壶	449
与星辰同辉	452

目 录

铜铸的沧桑	455
铜铸的爱	457
最后的签名本	459
西湖之梦	463
“这真是我的家”	466
巴金谈人生	476
英雄墓前的沉思	489
生命有限,精神永存	493
登高望远揽众山	497
“西湖永在我心中”	501
“巴金感谢你们”	507
为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	512
 附录	 515
晚年巴金年表	517
 后记	 552



辑

一



巴金 的最后 时日

二〇〇六年初春，中国作协六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在上海锦江宾馆召开。休会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告诉我，他们把那幅经历过数千读者挥泪送巴老告别仪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性场景的巴老遗像和巴老、萧珊骨灰盒接到北京后，现陈列在展厅中，供参观者瞻仰。听后，悲喜交加，喜的是，我仿佛看到读者们握着大门上巴老的手模走进展厅，那幅巴老笑对读者的大照片面对着大门，我想，巴老生前虽然没亲临过文学馆新馆，但眼前的景象正像他在《随想录》中所说的那样：“在梦里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此景是多么让人感到亲切，好似巴老同我们在一起。悲的是，陈馆长的话把我的思绪重又牵回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使我想起了巴老、萧珊投入大海怀抱那悲壮的一刻！在骨灰撒放仪式后的返航途中，小林、小棠将父母的骨灰盒郑重地交到了陈馆长的手上。让人凄然泪下的场景，在巴

老去世前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过好多次，每次对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

二〇〇五年的天气一反常态，进入了深秋还丝毫不觉有一丝凉意。九月三十日那天的气温竟高达三十二摄氏度，这样的天气连我都感到难以忍受，更不用说已过百岁的巴老了。这天是周五，轮到我在巴老病房值班。负责三病区的焦主任查完房后，走到外间对我说：“昨天我在外面会诊，没碰到小林，我想找她谈谈，根据巴老近来的病情，可能要做血透。”我听后，当即为她拨通了小林的电话。

等焦主任走后，就见医生推着医疗器械进病房给巴老做腹部B超。一会儿，丁护士长陪着从外院请来会诊的医学专家走了进来。刚忙完，营养科、皮肤科医生又分别来检查、询问病情。一上午，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比前几天要忙得多。因我常在病房，所以也约摸能看懂巴老床前的呼吸机和心脏监测仪上红红绿绿的各种基本数据，那天，我抬眼望去，仪器上显示的数据均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在回作协的路上，我心里还在不停地嘀咕着：“要做血透，有这么严重吗？”

夜晚，我再次来到病房，同护理员张志国在外间看完央视的《焦点访谈》后，见显示仪上的心率仍保持在七十跳左右，血压在一百二十/五十，氧饱和度为一百。从表象来看，很正常，也很平静。但从化验报告上能看出，巴老肾的肌肝、尿素氮的指标都已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而且还在发展。由于腹中那可恶的间皮细胞瘤在作怪，不断地产生腹水，使巴老原本虚弱的身子更难以支撑了，虽然医生在调整药品和加大药剂量，但见效不大，病情越来越危重了。当天上午，院方向中央保健办等有关单位发出了“病危报告”。

翌日，是国庆节，华东医院俞卓伟院长知道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要来医院探望巴老，便在病房等候了，在客厅里，俞院长给小林说着近一段时间巴老的病情，并商讨着院方采取的新治疗方案。小林告诉俞院长，昨天站在门口唤父亲时，见显示仪上的心率从七十多跳一下升到一百三十多跳；今天早上来时，给爸爸打招呼，爸爸已有反应了。俞院长听后说，巴老那么大年纪，思维

却很清楚，真不容易。没过一会，金炳华来到病房，他特意带来了一盆蝴蝶兰，摆放在客厅的花架前，使洁白的病室显出了几分生气，好似几只彩蝶在飞舞。过后，金炳华走到巴老的病床前握着巴老的手，向巴老致以节日的问候。

十月三日，原定上午要给巴老做血透手术，医院为了慎重起见，后改为先请中山、瑞金、华山等医院医学专家、教授来给巴老作一次全面的会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会诊”。下午两点半，我从作协来到南三楼巴老的病房时，小林、端端、国燦已早早地在病房的外间等候了，里间正在给巴老会诊。不多时，小林、小棠被医生请到了会议室，听取医生们的会诊结果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还没等姐弟俩返回，护士把血滤机、急救、心脏监测仪一一推了进来，供血滤机用的专用水也一箱箱地搬进病室内，随即，俞院长、焦主任及四病区的潘主任和负责血透的孙建设主任、丁护士长、护士小蒋、小赵等数十人围在巴老的床边，小小的病房里站满了人，巴老的亲属都坐在外间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候着，空气也好像逐渐凝固了。手术还算成功，只用了个把小时就做完了。接着，血滤机便开始工作了。我知道，病人一旦用上了血滤机，就难以去掉了，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性。随着机器动作时发出“吱，吱”声，我的心也被收得越来越紧了……

巴老的病情也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受胡锦涛、曾庆红同志之托专程从北京飞抵上海。下午，贺国强部长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等陪同下来到医院探望病危中的巴老，他们听取了俞卓伟院长对巴老病情的详细介绍后，表示中央非常关心巴老目前的病情，希望医院尽力抢救，并对医院先前采取的措施感到满意。最后，他还向小林、小棠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巴老的病情却未见好转，时而会出现血压猛然下降、心率突然加快的症状，危情随时会发生。原先，医院怕外人将病菌带进巴老的病房，引发感染，便在门口张贴“闲人免进”的告示，因此，巴老的亲属平时也很少进入。小林有时也只能站在门口提着嗓音大声地与巴老说话。这几天，才开始允许亲属们戴上口罩进屋看望。十月十四日是巴老病危的几天里精神最好的一天，双眼睁得大大的，明亮得很，此时，小林站在床边握住巴老的手来回地抚

摸着，轻声地唤着：“爸爸、爸爸。”巴老听到后，看着小林，嘴张着，舌头在口中不住地蠕动着。正在边上给巴老做血透的孙主任见后，马上兴奋地说，巴老有话要说。在场的人中，可能只有与巴老朝夕相伴的小林才能从父亲的神态中知道他此时最想说的话，她看出了父亲想讲话但又苦于发不出声来。时间一长，怕累着了，小林赶紧说：“爸爸，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完，父女俩把手握得更紧了。

十月十六日，我一早来到医院。张志国对我说，巴老昨晚又出现了一阵心率和血压极度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还伴有低烧。听后，我的心猛然一紧，有低热说明巴老又受感染了，这真是雪上加霜的消息。我急步走到病室门口，只见巴老正处于睡眠状态，他的额上放着医用冰袋，在作物理降温。原来，为了减缓巴老心律过快、气喘的病痛，医生在点滴中加了少量的“安定”。俞院长同医疗小组都密切关注着巴老的病情，能看出，俞院长又一夜没合眼了，自巴老报病危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工作中，说他“废寝忘食”，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所以，大家都称他有“特异功能”，是真正的“劳动模范”，他对巴老不仅有感情而且对病情也熟悉，发现有细微的变化，他就与巴老家人商量通气。那天夜晚，俞院长见小林多天来一直陪伴在她父亲身边，十分辛苦，就让小林的表弟陆盛华往家里打个电话，劝小林今晚不用再来医院了，如有情况再请她过来。但小林放心不下，在电话那头说，还是来一下，如没事再回去。晚饭后，她又匆匆赶到了医院。

十月十七日清晨，我见抢救小组的孙建设主任行色匆匆地从南楼病区往外走。看得出，他与其他医生从昨晚一直忙到现在。昨天深夜，巴老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我接到马绍弥从病房打来的电话后，立刻赶到了医院，到时，小林、小棠、国燦、端端已先我而至。此时，夜深人静，巴老的病房里却灯火通明，我与殿熙、李舒站在阳台上透过落地长窗看到医生们个个神色严峻，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测仪上的各种数据，护士川流不息，忙个不停。这样的情况，在巴老病重的这两年里常会发生，有时来得很凶险，也很危急。最后都被巴老旺盛的生命力化险为夷，连见多识广的医生们有时也感到不可思议，只能把它看作是“奇迹”，

也许是心理上的缘故，每次我都要比别人乐观些，相信巴老总会渡过难关的。果不其然，凌晨两点，巴老的病情就逐渐地平稳了下来。

这时，我望着孙主任匆匆的背影，心想，巴老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当我急步跨进病房时，巴老仍处在睡眠状态，监测仪上的数据也在正常范围内，俞卓伟院长、焦主任等医生在病房里静静地观察着巴老的病情。只有血滤机在不停地工作着，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声响。小林和马绍弥坐在外间的沙发里，原来，他们生怕巴老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没有回家，一直守候在旁。

中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等一行到病房探望后离开不久，巴老的病情就发生了变化，血压在往下降，心律也开始不齐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得到消息后，马上赶来了，他自国庆节那天来沪探望后，始终放不下心来，经常来电询问病情，当接到医院发出的“病危报告”后，他立即飞抵上海，在沪时，几乎天天到医院了解病情，有时一天跑上好几趟。随后，上海作协领导孙颙、赵长天、赵丽宏、宗福先、臧建民也来了；巴金文学研究会的陈思和、周立民、冯沛龄及徐钤、赵兰英、彭新琪等陆续赶来了。

巴老几度病危，小林、小棠不忍心再看着父亲受到病痛的折磨，数次向俞院长提出不要再采取抢救措施了。俞院长含着泪说，巴老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着，我们怎能忍心呢？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会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此时，巴老病房里的医生也多了起来，血滤机在转动着，增压药的剂量也在增大。只见监测仪上的心率、血压、氧饱和度继续在往下降，巴老的呼吸机也开始逐渐地减弱。小林、小棠、唐宁、端端、国燊、马绍弥、陈济、陆盛华、汪致正等亲属都默默地守在床旁，寂然无声。巴老一直处在安睡中。小林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虽然相对无声，但她在用心与父亲交流着，用血管里流动的热血交流着，这样的亲情抚慰恐怕比世间任何一样东西都来得纯洁和美丽！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人们焦虑地在阳台上朝着落地长窗站着，感到此时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心中只有祈祷着：期望巴老转危为安。但事与愿违，十八时二十五分，巴老的心率只有六十二跳，血压也降至五十/二十七，氧饱和度出现了我从未见到过，也最不愿见到的那条直直的绿线。见此，我立即把此情报

告了刚外出办事的孙颙。不多时，他就赶了回来，与金炳华一同和巴老亲属们站在一起，几十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监测仪上不停跳动着的各种数据，眼睁睁地看着心律、血压缓缓地往下降，心急如焚。

十八时五十分，国务委员陈至立赶来了，她是来沪考察工作的，下了飞机，在途中听说巴老已在弥留之际，当即让驾驶员掉头直驶华东医院，她饱含着泪水同巴老的家属们一道守候在床前，与巴老作最后的诀别。十九时整，巴老的心率已降至五十四跳，血压二十六/四十一，仅仅过了六分钟，监测仪上始终在起伏滚动前移的小亮点画上了一根直线，巴老这颗跳动了百余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告别了他心爱的读者，远去了……

人们怎能接受得了这无情的事实呢？泪水夺眶而出，寂静的病房中立即传出了阵阵悲痛欲绝的哀哭声，这是多么让人悲切，撕心裂肺的一刻！

病室内的抢救器械很快被撤走，丁护士长、护理员蒋老师、颜老师及护士小蒋、小栾给巴老换好了装，戴上了眼镜，床柜上摆放着一篮鲜花，长窗下排列着几盆蝴蝶兰。市长韩正、市人大主任龚学平、市政协主席蒋以任分别赶来了，市委副书记刘云耕、罗世谦、殷一璀、王安顺和市委常委及市有关领导依次向巴老遗体鞠躬致哀。

在病中，与巴老走得最近的要数谭老师、蒋老师和颜老师三位老护士了，她们有着丰富的护理经验，由于护理得当，没让长期卧床的巴老患上褥疮，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三人中数谭老师在巴老身边工作最久，年岁也最大，本应在家安享晚年了，但她见巴老病情如此危重，多次表示，要为巴老护理到最后一刻。数月前，谭老师患了腰脊椎病，疼痛难忍，坐卧不安。医生同家人都劝她放下手中的工作卧床养伤，她不愿手中的工作另换别人来做，于是，一边在医院接受治疗，一边用宽皮带扎在腰间坚持工作。这天，谭老师没在班上，闻讯后心急火燎地赶到病房，在床前面对着巴老悲戚地说道：“巴老，我来迟了。”说完，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当人们处在悲痛万分之际，有两辆汽车正风驰电掣般地从西子湖畔朝上海方向疾驶，他们之间虽没有相约，但彼此要见巴老最后一面的心情是一致的。

原来，在十八时整，浙江警卫局的顾正兵处长收到了殷熙从华东医院发来的“巴老危在旦夕”的短信，正在任务上的顾正兵立即向省公安厅黄庆河副厅长报告，黄副厅长马上让顾正兵把巴老在杭州汪庄养病时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服务员小曹、小李、小高和厨师小来召集到一起，登车就往上海赶。当看到巴老已离他们而去时，他们都站立在床前泪如泉涌。

另一辆车上坐着的是曾被巴老称为是“家”的杭州“创作之家”的小柯、小陈和小章。二十点三十分，他们作为送别巴老的最后一批友人赶到了华东医院。面对安卧在病床上的巴老，小柯主任悲痛不已地说，巴老为“创作之家”题写的“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星期”，他们计划着在“创作之家”整修一新后，把巴老的题词镌刻在大理石上，作为“镇家之宝”，永世流传，工作人员都期待着巴金爷爷能再次回到这个“家”住上几天。没想到……

夜晚，天色格外的阴暗，华东医院只有南三楼病区过道灯还亮着，赶来送别的人越聚越多，会议室、走廊中、客厅里、阳台上也都站得满满的，巴老就要离开这间住了四年之久的病房了。四年前巴老从东楼搬来时，我为巴老来回搬运东西时的欢乐一刻仍记忆犹新。那天，我从小林口中得知巴老要搬到已整修好的南楼病区了。听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知道巴老虽然还得继续住院，但能换新病房，至少说明巴老的病情稳定和有所好转。搬进南楼三二一病房后，巴老的精神也特别的好，见我们都在忙乎，他几次张口想说话，但没发出声



在华东医院的这幢楼里，巴老度过了最后的时日

来。新病房前是医院花园里的大草坪，小林站在病床前对巴老说，待天气好些时，可坐上轮椅在阳台里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可是，这片近在咫尺的绿地，巴老终因病重，没能跨出病室一步，也没能在阳台上看上一眼，更不用说小坐一憩了……



巴老在华东医院的病室。在这张病床上，巴老度过了最后南三区的岁月



巴老住在南三区时的病床卡

巴老去世前病房内一隅